

現代詩人戴望舒

(本文插圖刊第十頁)

● 李梅山

積極投身抗日洪流

戴望舒，浙江杭縣人，生於一九〇五年，父親是銀行職員。他童年時期本享受著雙親的疼愛，後因一場天花的襲擊，在他臉上留下了麻點。從此，他常常遭到別人的嘲笑和戲弄，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氣質日漸悒鬱，並給未來的戀愛婚姻生活種下了瘴藜和苦根，影響著詩的情調和風格。

一九二三年夏季，十八歲的戴望舒考上了上海大學文學系。系主任是著名學者陳望道，教員中有後來成爲名作家的茅盾和戲劇家田漢。戴望舒和同窗好友施蟄存經常一道到茅盾家中聊敘和請教，受益甚豐，「五卅」慘案發生後，上海大學被查封，他便轉到震旦大學特別班學習法語，閱讀了法國浪漫派詩人雨果、象徵派詩人魏爾倫等人的詩歌，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二十一歲還在震旦大學法文班攻讀時，便與同學施蟄存、杜衡、劉呐鷗等創辦「瓔珞」雜誌，提倡文學的現代化。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上海清黨之役，

戴望舒受到通緝，隱匿在江蘇省松江縣施蟄存家中。其間，他主要的工作是從事現代詩的翻譯和創作。

一九二八年返回上海，應邀與人合辦一線書店；出版『無軌列車』半月刊，後被查封，改爲水沫書店，出版『新文藝』月刊。他的第一本詩集『我的記憶』即由水沫書店出版。他的成名作『雨巷』在一九二八年的『小說月報』上發表，由於葉聖陶的有力推薦，使戴望舒自此有了『雨巷詩人』的雅號，他的詩作也更爲世人所矚目。

一九三二年，他自費赴法國，在里昂中法大學肄業，一年後到巴黎大學聽講，受到法國象徵派詩人的影響，後去西班牙作文學旅行，一九三五年回國後，翻譯西班牙文學名著『吉訶德爺』。

先是一九三三年，在赴法國前，他與施蟄存、杜衡等好友創辦了具有重大影響的『現代』雜誌，並於同年五月創刊，三十年代許多著名詩人，如李金髮、施蟄存、卞之琳、何其芳、艾青、路易士等都曾在『現代』發表過詩作。戴望舒在『現代』發表的詩作，後來則收集在他的第二本

詩集『望舒草』中。『現代』出版了三年零兩個月，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停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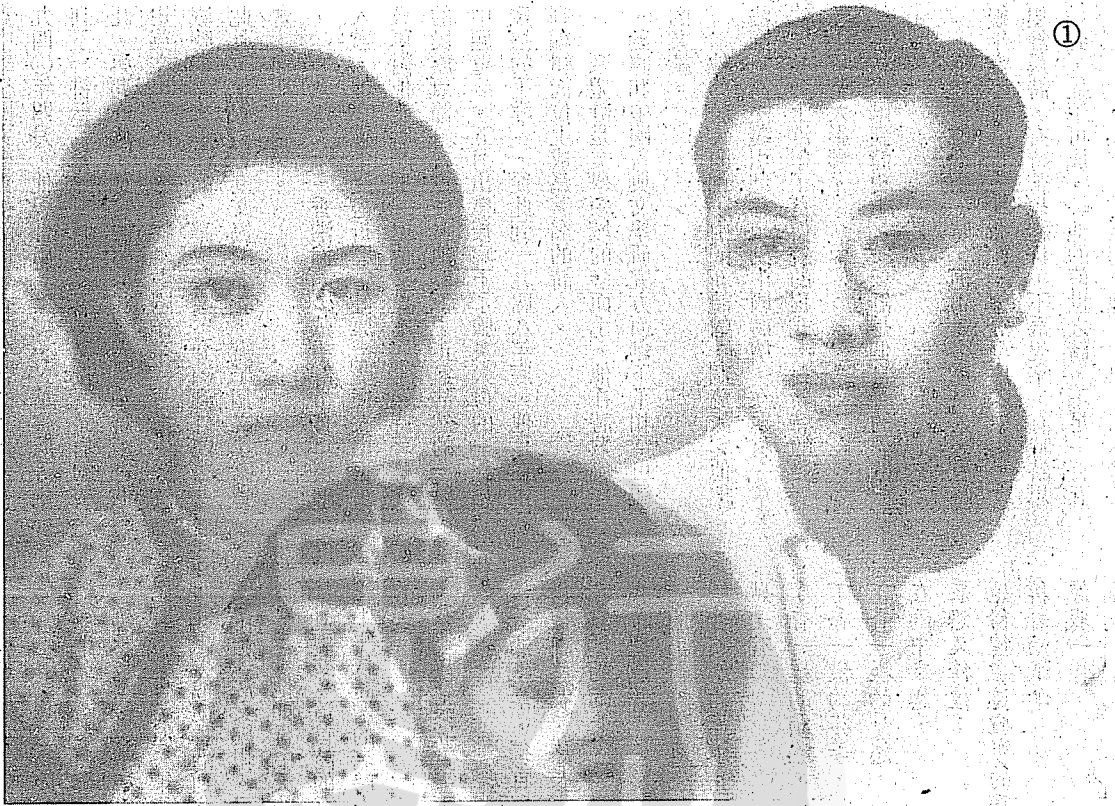
「五四」以後，繼創造社、新月派而崛起的現代派，對當時新詩運動起過一定的推動作用。這一派的詩人中，尤以戴望舒的成就最大，影響也較深遠。

一九三五年春天返國後，他與馮至、孫大雨、卞之琳、梁宗岱等人創辦了『新詩』雜誌，提倡純詩理論。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他蘊蓄於胸的愛國精神如熔岩噴湧，積極投身於抗日洪流。從此，他的思想和創作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自我否定了『純詩』的主張。

保持尊貴民族氣節

一九三八年，戴望舒舉家來到香港，他主編『星島日報』副刊。如同中國許多正直知識份子那樣，在民族災難面前，詩人驚醒過來。這個時期，戴望舒除了在他主編的『星座』副刊上，發表許多宣傳抗日的詩文外，並與流亡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積極參與抗日活動；和許地山共同負



①戴望舒偕夫人穆麗娟與女兒合影。

②現代詩人戴望舒手跡。

②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萬年後，花的花的怪叫

透過無夢無醒的雲霧，

來振撼我斑斑的彩雲。

錄少詩呈改

白鳳老兄

戴望舒

廿五年十二月一日

責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的工作。一九四〇年四月，他與郁風、葉淺予、葉靈鳳等創刊了『耕耘』雜誌；同年夏天，又接受茅盾的委託，與馮亦代、葉君健、徐遲等人，創辦了一個用英文出版的文學刊物『中國作家』，把中國抗戰時期的文學作品，譯成英文，介紹到外國去。此外，他曾以香港文協的名義，辦了個文學講習會，並親自講課。

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戴望舒被日軍逮捕入獄。他在獄中受盡折磨，健康遭受極大損害，日軍對他施以酷刑。但他堅貞不屈，保持著尊貴的民族氣節。在獄中，他寫下了正氣浩然的『獄中題壁』。五月出獄後寫下了膾炙人口的『我用殘損的手掌』。從此到一九四八年底，他是在報刊編輯崗位上成爲著名的詩人。

戴望舒是文學領域的多面手。他在詩歌創作、翻譯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面創下了相當可觀的業績。

他的詩，開創了中國新詩的一個流派。他把法國象徵主義引進移植到中國詩壇，在題材、章法、技巧上沖擊了舊傳統的程式，對新詩的發展發生了重大影響。

在中國新詩史上，戴望舒是個自覺的象徵派。戴望舒雖名噪一時，但不是多產詩人，有時幾年寫不成二行。杜衡在『望舒草序』中說：「望舒爲詩，有時苦思終日，不爲隻字，有時詩思一到，搖筆可成。」他的傳世之詩，不足一百五十首，而且沒有一首長篇。他一生出了四本詩集

長久哮喘英年早逝

抗戰勝利後，戴望舒曾於一九四六年間攜同妻兒回到上海，但一年後又再輾轉流亡香港。一九四九年，他從香港到北京，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安排擔任法文編輯。可是不幸，積久的哮喘病終於奪去了他如日中天的生命，終年四十五歲。

『雨巷』這首詩的發表，使戴望舒一躍而成爲三十年代詩壇的名詩人，並獲得了「雨巷詩人」的美譽。

我們現在來欣賞一下，他的這首成名作『雨巷』：

撐著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著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著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樣的顏色，
 丁香一樣的芬芳，
 丁香一樣的憂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這寂寥的雨巷，
 撐著油紙傘
 像我一樣，
 像我一樣地
 像我一樣地

默默地了了著，
 冷漠，淒清，又惆悵。

她靜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飄過

像夢一般地，

像夢一般地淒婉迷茫。

像夢中飄過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飄過這女郎；

她靜默地遠了，遠了，

到了頹圯的籬牆

走盡這雨巷。

在雨的哀曲裏，

消了她的顏色，

消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悵。

撐著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飄過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著愁怨的姑娘。

陷入悠長寂寥雨巷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白色恐怖籠罩

著全國，政治形勢更加嚴酷了。在那腥風血雨的年代裏，戴望舒更加不知所措了。由於看不清路向，他的思想陷進了「悠長」而「寂寥」的「雨巷」中。抒情詩「雨巷」就真實而形象地表現了詩人此刻徬徨、失望和憂鬱的痛苦心情。在這首詩裏，詩人抒寫了他「撐著油紙傘」，「獨自」徘徊在雨巷時，腦際浮現出一個希望——「逢著一個丁香一樣地／結著愁怨的姑娘」。全詩就是以這個「希望」的心情進行鋪墊。先是「希望」的萌發，緊接著，希望從想像中變成了現實，丁香姑娘活生生地再現在詩人面前。然而，她是「何等」的抑鬱憂傷，也像詩人一樣，「默默彳亍著，冷冷，淒淒，又惆悵」，以致見到詩人也默無一語，飄然而去，留下的僅僅是像嘆息般的一瞥。於是，詩人的希望幻滅了——

在雨的哀曲裏，
消了她的顏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悵。

詩的結尾，詩人仍然等待著，仍「希望飄過一個丁香一樣地／結著愁怨的姑娘」。顯然，在這首詩裏是蘊蓄著詩人內心世界的秘密的，即身在黑暗王國裏，卻又懷著不切實際的夢想。那「像夢一般地」飄過身旁的姑娘便是這種夢想的象徵物。但是，在那冷酷黑暗的時代裏，這種夢幻般的「希望」是實現不了的，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只能很快地消逝了。最後，又只剩下詩

人一個人在那條悠長又寂寥的「雨巷」裏徘徊著，全詩意境是孤獨感傷的。

當時編輯「小說月報」的葉聖陶，很欣賞這首詩語言的音樂美，認為它是「替新詩底音節開了個新紀元」。戴望舒的這首「雨巷」明顯的受著法國浪漫派象徵主義藝術手法的影響，象徵主義詩歌追求詩的音樂美和形象的流動性，而主題則是朦朧的。詩中那個「姑娘」無論是她的外在形象，以及內在的精神、情緒，甚至她的存在，都是渺渺茫茫，若有若無的，像是一個朦朧的影子。整首詩努力追求的是詩人主觀世界的幻覺，而這種「幻覺」又借助「雨中哀曲」獲得了實現，十分明顯，不論在主觀的展現，還是在藝術手法上都有著朦朧的特點。

大黑麻皮愛情受挫

但戴望舒並非完人，在美麗詩篇的背後，有著雙重性格。天生他大黑麻皮，臃腫顯碩，因而在成爲「雨巷詩人」之前，就已有「不平衡」詩人的綽號，這不雅的外號，與他是麻子有關。他早期的詩作，抒唱的是一種鬱悶愁苦的情緒，有一股迷惘的自怨自艾的頹唐情調，這除了政治因素外，與他不幸的愛情也有關係。

曾有一段時期，戴望舒「熱衷」於到舞場去，找洋舞女跳舞，追求刺激。那段時間他情緒很差，拿到稿費常常就想到舞場消磨，有時直把袋中的錢花完才離去。

有一次，他照樣到上海北四川路的那個舞場，照樣摟著那個熟悉的洋舞女跳舞，跳完舞後，才發現袋子裏沒有錢，只有一束詩稿。他想起了舒伯特在酒館抵押「小夜曲」的事，拿了詩稿給老板通融，要求明天再給錢，但老板不肯。戴望舒只好叫一個僕役跟他回家拿錢。到家後，他抓了一大把錢，除還清欠款外，餘下三十多元，一時興起，再到舞場和那洋舞女通宵達旦地狂舞，並喝酒消愁，直把錢花光才盡興而歸。這一夜卻給他不少寫詩的材料和靈感。

一九三二年，戴望舒主持「現代」雜誌，並和文友施蛰存成了生死之交。施蛰存有一位妹妹叫施絳年，是師範學校的畢業生，戴望舒鍾情於她，但施小姐卻不把他放在眼裏。

一九二九年初，戴望舒出版第一本詩集「我的記憶」，在扉頁裏印上了Alainne（給絳年）幾個大法文字，詩中有許多求愛的暗示。

但是絳年並非愛詩之人，她對此始終無動於衷，戴望舒這一招如對牛彈琴，又失敗了。

追了幾年，仍毫無進展，但他並不灰心。

有一天，他約了絳年到永安公司天韻樓屋頂花園閒逛，他突然跳上了欄杆，要求施小姐答應與他訂婚，否則將跳樓自殺。這一招果然奏效，軟心腸的施小姐終於嘆一口氣答應了他的要求。

施蛰存很欣賞戴望舒的才華，也很想妹妹和他結秦晉之好，如今兩人提出訂婚的要求，他是很高興的，並大宴賓客，主持兩人訂婚儀式。然施小姐卻當著兄長和戴之面，提出了兩個條件：

一、戴望舒未有固定收入之前，不得要求正式結婚。

二、戴望舒必須有一個頭銜，無論大學生或

外國留學生都可以，因為只有那樣才能與她的師範畢業生相襯。

爲了奮發圖強給未婚妻看，他向施蟄存借了一筆錢，遠赴法國留學去了。

誰知，一九三五年當戴望舒留法回來後，施小姐卻另有所愛，戴望舒聞訊，悲傷到極點，從此在他內心深處蘊藏著對女人進行報復的心理。

心不平衡婚姻失敗

由於受到打擊，戴望舒很是懊惱消沉。這時，以寫小說而被施蟄存挖掘登上文壇的新星穆時英，已加入到他的「現代派」隊伍中來。穆時英見戴這樣子，很是同情，於是毛遂自薦說：「施蟄存的妹妹算得了什麼？我的妹妹麗娟要比她漂亮十倍，今年廿一歲了，我給你介紹。」

於是，穆果眞把妹妹介紹了給戴，這位穆麗娟天生麗質，中學畢業不久，毫無社會經驗，她性情柔順，很聽兄長的話，一切由穆時英作主，不久就嫁給了戴望舒。

他們結婚不久，抗戰就爆發了，他們南下撤到香港。戴望舒謀得在「星島日報」編「星座」副刊之職，照理戴望舒娶得年輕貌美的妻子（戴比妻大十幾歲）應是滿足的啦，但卻不然，他時時把以前失戀時所受到的折磨，發洩在妻子身上。

據說，每次麗娟回娘家探母，戴必發脾氣，有時穆母有點不舒服，麗娟或留宿一宵，戴就到穆家去吵，甚至粗言穢語，指穆母守寡爲多餘，

且高聲言：「你回去有什麼用？不如叫十個粗漢去幹你老母一場！」當著妻子侮辱丈母娘，叫做妻子的十分難堪。

有一次施蟄存來香港，戴留施住在家里，並強逼施睡在他們夫妻對面的床上，中間僅隔一個床頭櫃，其實戴可以讓施睡到客廳去，但戴堅持這樣安排。晚上戴常常特地很遲才回家，使得施不好意思入房去睡，就在客廳椅上打盹。

施蟄存是一位正人君子，他只做學問，並不好女色。

但戴望舒的所作所爲，實在大大傷害了妻子的心。

結婚四年後，穆麗娟提出和戴望舒離婚，並返上海，嫁給戴的友人周黎庵，還生了一對孿生女，生活和諧快樂。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戴望舒跟他廿一歲的楊靜結婚，當時只有十六歲的楊靜，並不知道這時候戴望舒並未正式與前妻穆麗娟離婚，而她也曾說過：

「那時候，我年紀太小，對他了解不多，也沒有想到要好好的了解他。現在看來，可以說是一種遺憾。」

兩個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人，在戰火患難中結合，雖然令詩人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不如寂寞地過一世，
受著你光彩的薰沐，
一旦爲後人說起時，
但叫人說往昔某人最幸福。

但到頭來，這段不如意的婚姻，徒添了詩人的煩惱。



一九三四年在巴黎時的戴望舒。

李梅山「現代詩人戴望舒」插圖（文見99頁）

① 一九三四年在西班牙時的戴望舒。

② 戴望舒（右三）與友人合影。

